



暢快淋漓的「香港製造」

入場前先問自己：見到「香港製造」這節目標題，甚麼元素可以代表香港？甚麼曲目是最期待的？不過主辦單位誓令觀眾撇除一切先入為主的想法，沒有太多香港的歌謠，但整場節目卻是100% made in Hong Kong，一個多小時無間斷的節目暢快淋漓，觀賞起來仍然找到共鳴。

「香港製造」沒有中場休息，由兩個單元構成，一氣呵成。首單元「氣由吸呼來」由一班來自台灣的演出者打頭陣。2015年一鋪清唱首演此作，事隔兩年後，「上班族」的元素仍然沒有改變，一眾表演者雖在由棧子築成的「舞台」上不斷前行，但每當他們前進，腳步走過的椅子馬上被人挪往前方，就像上班族的工作環境一樣，他們注定在有限的空間中踏上無盡的旅途。首單元每首歌曲過場之間，觀眾都聽到氣喘吁吁的呼吸聲，同時男演員拼命地做伸展運動。他是在發洩生活中收納的情感乎？總之聲效和形體運動的結合，比起單純以舞台效果表達營營役役的感覺，更加令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視覺效果上，舞台屏幕在a cappella表演時出現的片段發揮出畫龍點睛的效果，每當主要動機出現時，屏幕就會播出老香港的風情—小小漁村、興建出過海隧道、街頭熙來攘往的國際大都會……

女高音聲線在一眾男聲中甚為突出，足能擔當著樂段轉折位置的過渡；合唱者快速音列的合唱也無甚

可挑剔，以「口」營造緊張的氛圍。一眾台灣過江龍，演活了香港打工仔這些小人物。

第二部份是一鋪清唱四子的「福喪FM66.6」。構成這部份的有福喪（即Folk Song的口譯）及電台。四子反思：現代的民歌，到底還有多少能表達當初創作的原意？他們在《南泥灣度假村》中以嬉笑的手法說明。《南泥灣》原曲表面上是描寫風光，但實質也有政治的含意，歌頌共產黨的建設。四子乾脆把它再發揮，虛構了一個「南泥灣渡假村」，以誇張的歌詞歌頌之：三個主題公園五個私人海灘還有七個大型購物廣場……音樂處理上還加上了一段《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平行時空，極盡荒謬，可是正正也貼題—反正故事本身已經虛虛實實，管它甚麼原來的意思呢？

有人可能問道：「第一部分放棄了台詞，第二部份的民歌《小河淌水》、《康定情歌》又是普通話，談甚麼香港？」這個留待最後一首歌曲《月光光》奏起才一次過解答。耐人尋味的一段電台獨白：「過埋今日我就要離開香港，唯有點首歌界……」角色因何故離開香港？四子沒有交待。節目完結的一幕出現了一個月亮，彷彿令人明白了—我們不用知道為何要離開，也不需知道人於哪方。只要心繫彼邦的漁燈，千里共嬋娟，分享着同一片月亮，足矣。

文 / 李梓成



八月的香港史無前例的熱，然而之於一眾無伴奏合唱（a cappella）愛好者，高溫好像更使他們熱血沸騰—對音樂的熱情與狂熱，交織了這個首次落戶香港的Vocal Asia Festival (VAF)。

art plus 七月號介紹了VAF的由來及其活動，本次則一窺大師班之堂奧。紘多大師班中，筆者列席了“Single Singers”。在音樂的哲學而言，聲音本來只是單調的個體，不過一旦一堆個體同時聚在一起，聲音的互動可昇華效果，形成層次感。因此，這Single Singers 的聲音效果一點也不Single。指導大師班的何文曦在a cappella界聲譽卓著，活躍於各藝團（當中要數由他負責男中音及編曲的男聲合唱團「實動男」），又在國際舞台屢獲佳績。土生土長，這次他在的香港舉行的國際音樂盛事中執教大師班，實在有意義，難怪他在本來教授的英文歌曲出現版權問題後，便將當日的曲目改成本土味的《獅子山下》。

不過當日大師班尚要克服兩個挑戰。首先，學員來自五湖四海，只有兩位是香港人，因此對於其他外籍學員而言，要讀出正確的廣東話以及掌握黃霏筆

下的神髓實非易事。倒是何文曦一開始便作了個頗為詳盡的樂曲解說，描述歌詞中香港人共同建設城市的同舟之情，加上其實樂譜分五部，首部是領唱，之後才是SATB，而後者大部分時間都在以虛詞和音，不多唱廣東歌詞。又，何文曦只負責Tenor及Bass的教授，Soprano及Alto由另外導師負責，所以當日是全男班的，不過機緣巧合下正好讓這位在男子合唱團擔任編曲的音樂家一展所長，帶領學員一起完成這充滿本土情懷的歌曲。

何氏多次參加世界各地不同的音樂節，際遇令他找到志同道合的a cappella愛好者。「好像今次的keyboard 伴奏洪思行，就是在第四屆光洲VAF結識的。」音樂令single singers 走在一起，力量真的如歌詞云：攜手踏平崎嶇！



01-02
「一鋪清唱」以劇場形式演繹「南泥灣」、
「康定情歌」及「月光光」等多首曲目，極富人情味

03
Single Singers

04
Vocal Club大合照